

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0204140

10位ISBN编号：7550204144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公司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者：麦家

页数：237

字数：14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### 内容概要

在上部中，国民党特工金深水讲述了他在各种敌对的身份之间转换，在各种纠结的情感中盘旋的心路历程，然而，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刀尖上行走——下部中，另一位神秘人物的登场，将为日本侵略者这场巨大的阴谋作出全部破解。

这位在“刀之阴面”上行走的女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特工林婴婴，《刀尖：刀之阴面》以她的口吻讲述了一场最壮烈的爱情，还原了一段半个多世纪前的真实历史。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### 作者简介

麦家

茅盾文学奖得主。

新智力小说领军人物。

中国谍战特情文学之父。

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。

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1986年至今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、《暗算》、《风声》、《风语》。

作品多次被影视改编，口碑、票房、收视率节节高攀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类型文学风向。

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
- 第二章
- 第三章
- 第四章
- 第五章
- 第六章
- 第七章
- 第八章
- 第九章
- 第十章
- 第十一章
- 第十二章
- 外一章

## &lt;&lt;刀尖：刀之阴面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01 我本名姓冯，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（以前叫漕帮主）冯八金的女儿。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，叫八斤，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。父亲是铁匠出身，体格强壮，又从小习过武，练了一身本事。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，我家曾经家大业大，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拼命打出来的。父亲有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，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：点点。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，不要去闯江湖，不要有负担，不要吃苦受难。

如果不来日本鬼子，我想父亲的愿望是一定能实现的。

但是，鬼子来了&hellip;&hellip; 1937年8月13日晚上，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晚饭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，像天幕被炸开一样，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。厨娘刚把菜端上来，就受到爆炸声惊吓，手里盘子打了斜，菜汤溢出来，洒在桌上，她连连向大家道歉。

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，我们都没听见，没跟她搭腔。厨娘觉得很无趣，无话找话地说：“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打雷啊？”

“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雷声，这是炮弹的轰炸声。我们都不吭声，只有父亲，接着厨娘的话说：“打雷倒好了，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。”

“母亲因此责怪他说：“让你走你不走，天真要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，这么大一家子人。”

“父亲说：“哼，妇人之见，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。”

“母亲说：“邻居都走了。”

“父亲咳了声说：“你别拿人家来说事，我还没有老糊涂，不会埋汰你们的。”

“母亲没敢再说话。

在家里，父亲是享有绝对权威的，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。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大哥叫一龙，二哥叫二虎，小弟叫小驹&mdash;&mdash;我们都叫他小马驹。

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，被一个浑蛋裹进大衣里绑走，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。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发达，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，他没有去要人，结果让人家发了狠，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，丢在大街上。

后来父亲发达了，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，可小马驹却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。父亲觉得亏欠了他，所以对他宠爱有加。小马驹用两条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，家里只有他可以无视父亲的脸色行事。其次，就该是我了，因为我是独养女。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父亲待我比谁都好。可我知道，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，要在他面前撒野，还得趁他高兴。

就是说，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。

比如这天晚上，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，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。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，我要诅咒她输，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&mdash;&mdash;日本佬。

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，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&mdash;&mdash;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，都对他恭敬有余，称兄喊大，常来找他办事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，有的位高权重，消息灵通。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，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。正因如此，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避战事的时候，父亲却选择留下来。他多次对我们说：“天塌不下来，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。”

## &lt;&lt;刀尖：刀之阴面&gt;&gt;

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，白道黑道，陆上水上，都有他的势力，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，他有理由自负，更有理由留下来——他拼搏了一辈子，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，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，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

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，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，丢下成堆的炸弹，让国民党的军队寸步难行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在死去。

小小的日租界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，守得岿然不动，坚如磐石。

与此同时，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益增多，气焰日益嚣张，飞机越发多，大炮越发响了。

到了九月份，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民党的防线，日本军队随时都可能压上岸，对国民党的军队实行四面夹击。

尽管南京从四川、广西、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，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、用惨痛的代价补上、补上、补上——但是这倒霉的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！

我记得很清楚，报纸上到处写着：1937年11月5日凌晨，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，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11万人，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，分乘155艘运输船，编成三支登陆队，在漕泾、金山嘴、金山卫、金丝娘桥、全公亭东西长约15里的海岸线登陆。

天亮后，上海的天空里到处都在飘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，我的窗台上也飘落了一张。

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，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，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在朝街上张望。

02 已是初冬，梧桐开始落叶，菊花蔫了，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。

偶尔，有人肩扛或手拎着包裹慌乱走过，一副逃难的样子。

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，他不看，当即揉了，紧紧捏在手心里。

显然，他已经看过这东西了。

父亲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国民党的军队顶不住了！

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不理我，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。

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，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，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，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，尤其是目光，很少正眼视人，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瞥一眦，冷气十足，傲气逼人。

他看我穿得单薄，对我说：“天冷，回去，别受凉了。”

我回去加了衣服，从楼上下来，看见父亲也回来了，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。

我想上去跟他搭话，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：“完了，老爷，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，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，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撤退了。”

父亲微微一怔，不作任何表示。

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哎哟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要真是过了苏州河，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。”

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：“是吗？”

管家说：“那当然，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，从那边过来，没遮没挡的，能不快吗？”

就算从金山卫过来，也要不了两天的。

啊哟，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，一百多万人呢，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？

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：“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。”

说罢，转身走了。

没走两步，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：“大少爷和阿牛回来，叫他们马上来见我。”

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，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。

不一会儿，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，带回来同样的消息：国军开始全线撤退，上海沦陷在即。

吃早饭前，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、二哥、阿牛哥开会。

二哥迟到了，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。

二哥新婚才几个月，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，窗户上的大红囍字仍然红彤彤。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，对二哥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

但这次，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。

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情了。

二哥像只猴子一样，蹦蹦跳跳地从楼上下来，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，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“嗨嗨”地佯抡了几拳。

阿牛哥不跟他闹，说：“快去吧，你爹在等你。”

“二哥伸出头，冲着阿牛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桂芝还在等我呢。

是在床上，你没这种福气吧。”

“桂芝是我二嫂。”

阿牛哥白他一眼说：“不就是个女人嘛，有什么稀罕的。”

“二哥说：“当然稀罕，人生两大乐事，金榜题名，红袖添香，你懂吗？”

“此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：“老二，进来！”

“二哥听了，立时收住声息，理好衣衫，进去了。”

二哥就是杨丰懋，想不到吧。

杨丰懋是何等角色，大佬的架势，绅士气派，谈吐优雅大方，而眼下的二哥，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、胸无大志的愣头青，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。

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，但我没有走远，就在门口。

我要偷听他们说些什么！

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，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些什么。

我听见父亲说：“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，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。”

俗话说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

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？

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。

可该走的还是要走，我想好了，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。

“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阿牛，这事你负责，马上去通知他们，准备走。”

“阿牛应了一声出来了。”

接着，父亲对二哥说：“老二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，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，让阿牛带上，免得路上遇到麻烦。”

“二哥说：“桂芝也走吗？”

“父亲严厉地说：“废话，她是男人可以不走！”

“二哥低声说：“她怀孕了。”

“父亲说：“那更要走。”

我再说一遍，妇人和孩子都要走。”

“我想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是死盯着二哥。”

二哥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

“父亲说：“知道就好，我就怕你不知道。”

“接着父亲问大哥：“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大哥说：“都办好了，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。”

“父亲问：“找谁办的？”

“大哥说：“罗叔叔。”

“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，父亲的老朋友。”

父亲说：“嗯，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。”

“短暂的沉默后，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，突然说：“爸，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。”

“父亲问：“听谁说的？”

“二哥说：“杜少爷。”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“父亲说：“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，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。”

“二哥”嗯了一声。

父亲又说：“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你们都不要去掺和。”

“大哥说：“嗯，知道。”

“二哥笑道：“是啊，乱世不从政，顺世不涉黑，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。”

“父亲说：“你别光在嘴上说，要记在心上。”

你们看，还有没有其他事？

“大哥问：“小妹走不走呢？”

“父亲说：“怎么不走？”

当然走。

“大哥说：“她要上学的。”

“父亲说：“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，还上学？”

“我心想，我才不走呢。”

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，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。

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，她是我家的厨娘，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。

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，我示意她别过来，让我来喊。

我推开门进去，通知他们去吃早饭，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。

父亲却不给我机会，不准我进门，说：“别进来了，我们马上来，你先去吧。”

“但他们并没有”马上来”；我和妈妈、大嫂、二嫂、弟弟小马驹，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、女儿小凤，围坐在餐桌前，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。

小马驹有残疾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。

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，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。

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，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

等了好久，父亲总算来了，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，只有他一个人。

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吃吧。”

“妈妈迟疑地问：“他们呢？”

“父亲依旧没抬头，呷一口汤，一边说：“不用管，他们有事。”

“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。”

不一会儿，父亲抬头看看大家，直接说：“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了，我已经作了安排，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，尽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”

“妈妈问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老爷子说：“回老家。”

女人和孩子都走，徐娘，你和小兰一道去。

“小兰是家里的佣人。”

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。

父亲又说：“阿牛送你们去，兵荒马乱的，他可以照顾你们。”

“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，却欲言又止。”

我犹豫一会儿，终于说：“爸，我不走。”

“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：“我要上学的嘛。”

“他说：“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，谁给你们上课？”

“妈妈也说：“上学就不要去想了，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，谁还去上学。”

“我对妈妈赌气说：“那也不能说走就走，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。”

“爸爸说：“晚上走，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，够了。”

“我撒娇说：“不够。”

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爸，过两天走吧，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。

“爸爸抬起眼皮瞪我一眼说：“你不要名堂多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。

”我不敢过多地顶撞他，只好僵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妈妈伸手碰碰我，让我快吃。

我不理她。

妈妈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吃，还要做好多事的。

”我瞪了妈妈一眼，干脆起身往外走。

“你去干什么？”

“妈妈在我身后喊。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去收拾东西，准备走行了吧？”

“吃完饭后，小马驹在天井里”姐、姐”地大声叫我下楼。

我刚走下楼梯，他便神秘地凑到我跟前，对我嬉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姐，你的白马王子听说你要走了很伤心是不是？”

“我说：“你说什么呀，别信口雌黄。

”他说：“姐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蒙得了爸妈，可蒙不过我。

”说完一脸坏相地冲着我笑。

我心里正烦着，气呼呼地对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嘛。

”他说：“凡是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事，我都知道。

”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就想来套我的话。

”他说：“那你什么都别说，看我知不知道你的秘密。

”我说：“知道就说，少啰唆。

我还不知道你的鬼把戏？”

凡是算命的人都是骗子，什么神机妙算，就是骗人的把戏。

”他说：“听着，你的白马王子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，你敢说不是吗？”

”我一下慌了，十分吃惊地望着他，急不择言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”他一边嘿嘿地笑，一边说：“天上有风，地上有水，鸟儿会唱歌，鱼儿会说话，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”说着眼神里和面孔上即刻蒙上了一层缥缈的雾气，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。

我敲了一下他的脑门说：“又说疯话了！”

老实交代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”他双手合十放到鼻尖上，闭目沉思片刻，睁开眼说：“我还知道你两个小时后会从后门溜出去。

”他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呢。

这下我真是吃惊了。

他把脸凑到我跟前，得意地说：“放心去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

”然后，他竟然将轮椅歪侧着在地上转了一个漂亮的弧圈，“哈哈”笑着，滚着轮椅走掉了。

小马驹，我亲爱的小弟，从小被全家人溺爱，又为世人所伤害。

他既天真又孤独，既聪明又傲慢，既自卑又自负。

他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家里、轮椅上，但他通过自己的聪明好学，又走到了别人不可及的远处。

外人都说他算命算得准极了，刚才我也算是领教了一回。

听母亲说，她怀小马驹时经常做梦看见白云仙鹤，算命先生说她怀的是个武将，将来一定能够顶天立地干大事。

没想到，他却自幼给人砍了双脚，成了一个废人。

可除了不会走，他什么都比人强，断文、识字、算命、下棋等等，都是一把好手。

尤其是算命，几乎出了大名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。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报社的罗总编，就是罗叔叔，是最喜欢他的，说他是通灵的人，并认他当干儿子。我是不信他的，但有时候又觉得他真是有点神，比如他说我的“白马王子”，这是真的，我确实爱着一个人。

我不知道小弟是怎么知道的，可他就是这样，虽然出不了门，很多事情他却都知道。

小马驹给人感觉真有点半人半仙，作为人嘛，他没了脚，不会走，不像个正常人，可他又比一般人聪明，学什么都学得快、学得好。

他有一间大屋子，以前是父亲习武的地方，在后院，门前有棵树龄几百年的老柞木树。

小弟九岁那年，父亲把房间的门槛锯了，让小弟住了进去。

从那以后，小弟白天黑夜都待在那间屋子里。

屋里有几千册书，他都看过，有的还能整本书背下来。

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瞎子，是父亲从街上带回来的，因为他救过父亲的命。

小弟算命的本事就是从他那儿学的。

瞎子带了他两年，有一天突然走了，据说是因为他算到自己如果不走，总有一天会被小弟气死，所以走了。

就是说，瞎子带了他两年，算命的本事已在小弟之下，小弟每天看《易经》，对周易八卦那一套东西了如指掌，让瞎子望尘莫及。

我以前不相信小弟有这么神，直到这一天，我这么秘密的事都被他“算”到了，才开始对他刮目相看！

我爱的人就是高宽，他当时是我的老师。

……

## &lt;&lt;刀尖：刀之阴面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《刀尖》是作家麦家最新完成的长篇谍战小说，分为上、下两部，本书是作品的下部。

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，国军密码专家白大怡无意中发现了日军对中国实施的一个险恶计划，为揭穿阴谋，他以故意被“暗杀”的方式将秘密传出去，延安、重庆得到消息后，分别启用了潜伏多年的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。

在粉碎阴谋的这场战斗中，金深水被林婴婴成功策反加入共产党。

比起前作，《刀尖》做了许多大胆尝试：在结构上，麦家第一次使用双线补充叙事结构，即上、下部中，分别通过男、女主人公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，来写刀的阳面和阴面；在语言上，麦家舍弃一些闲笔，甚至不再强调文学性，转而追求故事的流畅、易读、好看，使之成为他作品中故事流畅性最强的一部；在内容上，不再刻意铺陈谍战专业知识，更易为普通人所理解，同时侧重描写那个时代地下党的“战火爱情”，更为现实和残酷。

为写好这部风格独特的作品，麦家从1997年起花了四年收集资料，两年半的时间写作，半年时间修改，于2011年上半年定稿。

关键词：麦家封笔 中国特情文学的句号——麦家八年撰著《刀尖》封笔之作 这些年来，当他的作品以小说、电视剧、电影、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纷呈、畅销、获奖，以至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类型文化风向时，无论读者、观众还是评论界，都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：麦家无疑是中国当代谍战特情文学之父。

但是。

“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或者一年，或者两年。”

麦家说。

所以这句话，不仅标志着他将蛰伏修养，蓄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类型回归，也标志着，中国当代的谍战特情文学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关键词：写了八年 麦家说要休息，却并不意味着他从前有多衔枚疾走，自始至终，他都是一个缓慢的创作者。

历数他的代表作《解密》、《暗算》、《风声》、《刀尖》，全都像路上行舟，日进寸功，尤其是这一部封笔之作《刀尖》，他反复修撰改写，耗时八年。

从2003年夏天，神秘的王亚坤夫妇带着《解密》和《暗算》突然到访成都开始，这个原本无缘见天的传奇，就已做好了水落石出的准备。

王氏夫妇给他带去的除了阔别20年的唏嘘和关切，还有“整整一箱的材料”。

虽然箱中之物每一份都直陈枢要、缺漏不齐，但丝毫掩盖不住整个事件的暗流汹涌、激烈澎湃。

所以八年前的麦家，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材料看完，决定将它写出来，只是他自己也没料到，从当初强烈的创作冲动萌发到付梓出版，竟然耗时整整八年。

关键词：真实传奇 当下已经不乏十年磨一剑的各种作品和噱头，如麦家这样的身份，为什么也要花八年来写一个故事？

并且写完之后，在成书的前言处，谦虚敬慎地用“写在外面”四个字来强调本书的作者其实已经不再是他？

因为《刀尖》所说的故事，是取材于真实事件的。

为了力求全角度还原这段历史，除了大量的取证和修撰，他还需要争得王亚坤夫妇的认可。

而这一关并不好过。

2003年11月，麦家完成了第一稿，取名《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》，但王氏夫妇并不满意，认为不够真实。

单为“真实”两个字，接下来的四年时间，一方面麦家不断地大篇幅修改，另一方面王氏夫妇东奔西走，四处搜集更多的资料和档案，供他参阅。

2008年，麦家索性推倒重来，根据庞大的材料和浩繁的档案，重新开始创作第二稿，一直到11月份才完稿，取名《刀尖上行走》。

在创作和出版《风声》、《风语》期间，他根据王氏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要求，又对作品做了多达

## 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数十次的局部修改，终获对外刊发。

2011年，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，他再一次重头梳理补充，将作品更名《刀尖》。

由磨铁图书文治品牌出版。

至此，无论是王亚坤夫妇在其中的作用，还是所有提供与此事件相关材料和档案的部门和个人，都与这部作品的面世休戚相关。

可说是整个创作过程，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

关键词：口语化叙述 也是为了强调真实。

麦家首次采用第一人称叙述，全文口语化处理，以确保这是他迄今为止节奏最快，最易读的一个故事。

在外观上一改他此前作品字斟句酌的行文风格，全文悬念迭出，故事流畅，环环相扣。

针对一部分文学界专家的质疑，他的理解是：类型小说就是要好看、易读、把故事讲清楚。

无疑，《刀尖》做到了这三点。

关键词：向沉默英雄致敬 为什么麦家在这部作品里如此重视易读性？

归结到底，这是为了“向沉默的英雄致敬！

”只有易读的小说，才能让更多的人读懂，才能把这个传奇故事流传出去，才能让这段历史中最沉默的英雄，最残酷的爱情得见天日。

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，但他们并不是全都有名节声誉。

因为在历史的暗角，总有一些为了理想和正义不惜将自己置于最黑暗之地的英雄，他们知道自己的牺牲将无人问津，即使是多年以后《刀尖》这样的作品，也只在写他们的影子。

他们的故事永远比书更感人，他们的付出永远比人们以为的要彻底，所以麦家或许更愿意记录一段真实的故事，而不是只执着于文学意义上的突破。

因此，《刀尖》这部小说，可能是他在终结谍战特情题材的历史时刻，返璞归真的一次努力。

<<刀尖：刀之阴面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